

菜瓜要學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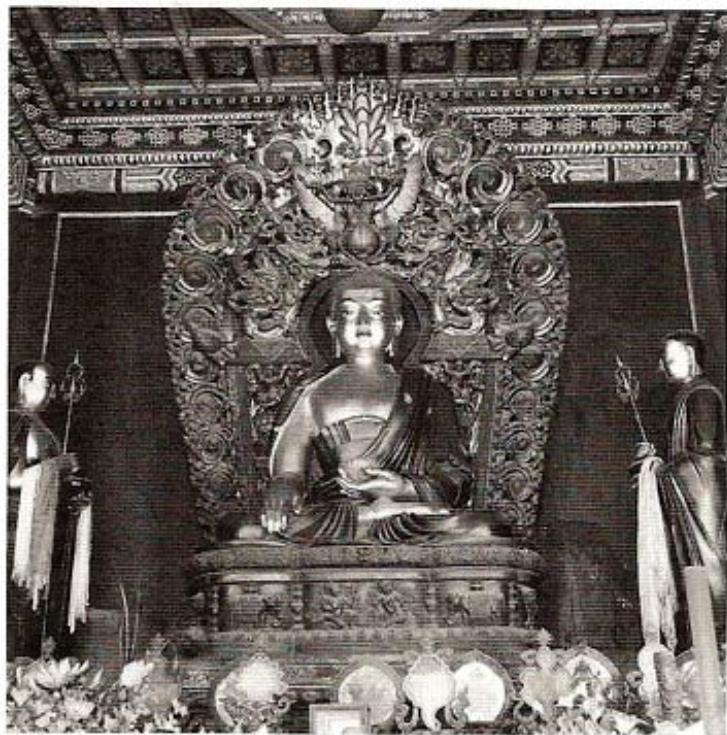
■福原貞子/其先生(福原信玄、徐森源)是北醫牙醫系11屆畢業，新潟大學齒學博士。
目前在日本國茨城縣筑波郡伊奈町谷井田 2230-2 開業

兩人世界信仰不同

菜瓜是我「另一半」封給我的綽號，沒想到竟然一用三十年。我們剛剛認識時，他正好去了明倫社及佛光山，可說是「貧道初下山，金光閃閃滾！」，約會時談的盡是什麼：哲學、佛學、人生…我一竅不通，到最後他竟然生氣起來，大喊地說：「妳真笨！名符其實的菜瓜！」。其實我並不笨，如果當時談到：登山、郊遊、辦活動，只要是關於玩得方面，我可樣樣精通。也曾為了主辦舞會，被請到台北少年隊問話（當時學生是不可以開舞會的）。父親如果在報紙上看到問題少女的記事，他一定找機會叫我親自在他腳跟前讀新聞。人家說「父女情深」。他這個「情」就是擔心我會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。

初認識時的「另一半」，正在北醫讀牙科三年級。其貌不揚瘦得弱不禁風，在我一大堆的男朋友裡面，是最不顯眼的一個。我偷偷地在他背後取了一個綽號：「摸壁鬼」。因為老是無聲息地跟在我後面，讓我大吃一驚。他父親是地方上的一個小公務員，所以約會的時候盡找不要花錢的「國父紀念館」；請看電影也老是去台大附近的「新東陽戲院」，還有就是西門町「紅樓戲院」。看的也多是三輪電影，為了給他面子，我也不便拒絕。不過我回請的話，一定是西門町一流大戲院或是吃大餐。他也厚顏不慚地跟著去，其實我的本意是：想讓他知難而退！沒想到，他竟會錯意，以為我喜歡他，真是冤枉呀！

剛開始，我們一見面都是各談各的！兩個人就



好像生活在不同世界裡一樣。他沒有的，我有！我有的，他卻沒有！所以，每件事聽起來都很新鮮。等到我警覺到，他是真的在喜歡我時，我開始感到有些不安和後悔。想到將來如果真的要嫁給他，全身就起雞皮疙瘩！於是有意無意地找他吵架，約會一見面就成為一對冤家。「三日一小吵，五日一大吵」，吵到後來他居然把我母親請出來當和事佬，說來真是慚愧，我怎麼會有這樣的男朋友？倒是在一次大吵之後，他說了一句話使我非常感動，只差沒掉眼淚。因為他正經八百地說「菜瓜！縱然我們將來沒結為夫妻，妳和妳的孩子們如果有困難，儘管找我，我一定幫忙！」我第一次發覺：他擁有一顆關懷他人的「心」。

結婚是媽媽一手促成的。她說「男孩子不能只



看現在，要看將來！媽看到的是他的將來！妳只看到他眼前的一切！這種老實性格的男孩子，嫁給他，妳會幸福的！」我還「半信半疑」的聽，看他手無縛雞之力，颱風來了還得我在前面擋著呢！可是過了四十歲之後，我才體會媽媽說得對！「薑是老的辣！」。

婚後，外子為了更上一層的研究，辭去學校附設醫院住院醫師的工作，來了日本。兩年後，我才帶著兒女去日本和他會合。婚後的生活一直不安定。搬來搬去的，就像吉普賽人到處流浪一樣，我也抱著「嫁雞隨雞」的心理，倒也心安理得。一直到後來，歸化開業，我們才有一個安定的家園。可是，外子突然提出可否在家裡擺設「藥師佛」的佛堂？我馬上回答：「你要拜！你自己去拜！不要找我拜！」可真把我嚇呆了！當時我對「佛」的意義

一點也不懂？何況他這二十多年來，只是老生常談些佛教老掉牙的故事，我都可以背了！可是，我一直不認為我會信佛教。因為印象中，總覺得佛教是太古板、太落後、太消極的宗教！信了之後，豈不像老人一般死氣沈沈的，再來個引磬、木魚，唉！我真不敢去想像！

母親臨終的因緣

一九八九年的一通國際電話驚醒夢中人。媽媽得了大腸癌，而且已蔓延至肺部，手術是盡人事其餘則是聽天命。第二年四月，母親拖著重病的身體，到日本來看我們。沒有幾天，便因嚴重的肺積水，火速趕回台灣，緊急入院。第二次再手術時，外子就告訴我，心裡上要有所準備。雖然我還抱著一絲絲期望，到處探聽漢方或祕方。

對於母親，我一直感到有無限的歉意。因為，我個性倔強，尤其先入為主的觀念，常會造成我根深蒂固的偏見。所以，我一直以為她只偏愛姊姊，從小便和她作對！長大了，也只增添她的擔心和煩惱而已。尤其那一段遊蕩街頭，反抗心理的青少年時期，一通電話就會讓她心驚肉跳，徹夜難眠。也為此，養成她到處求神拜佛的習慣。我一味的反抗，直到自己為人父母時才後悔往日的荒唐任性。「子欲養，而親不在！」那一瞬間的恐慌，我才猛然想起我能為母親做什麼？

當我詢問外子：「人死後去哪裡？」時，外子充分發揮了他過去學佛的底力，向我說明：什麼叫「十二因緣」？生又從何來，死又往何處去！六道輪迴的架構、如何往生極樂世界？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佛教竟是一個「智慧」的宗教！佛陀在二千五百多年前，便已指出人生無常、是苦，並教導我們如何走向真常、真樂、真我、真淨的涅槃境。聽完外子的講解，我慎重地說：「我想皈依！」。他撥了幾通國際電話，便安排好了一切！包括：我的皈依、母親佛教葬禮的準備。就在我們兄弟幾人，為母親尋找納骨塔的時候，她在醫院嚥下了最後一口氣，而我唯一能做的，卻只有念佛號迴向給她而已。是後悔，也是一種補償的心理，只怨恨自己對生死太沒有警覺性！看到別人不幸，總自認為這些事情目前不會、也不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。所以，當發生變故時，往往由於平時沒有心理準備而有措手不及的感覺。佛教有一句話：「往生是平日的工夫」，我則體驗出：「學佛應趁少年時！」；菜瓜，我！終於下定決心——要學佛啦！

念佛學問大

一九九〇年七月，結束了母親的葬禮，我便回到日本。剛開始我很認真的念佛，因為一心只想把功德迴向給往生的母親。一天外子說：「菜瓜！我



想花點時間，在經典上下些工夫！」。我告訴他：「只要有時間，我便念佛！」當時他覺得很慚愧，他自認為學佛這麼多年，竟然會輸給我這初學佛的人。他告訴我，李炳南老師曾說：念佛求往生有兩種人會成功，一是上智、一是下愚。上智的人由「理」和「行」上著手，下愚的人則從「信」和「行」來著力，所以不起疑情、正信極樂、念念與彌陀相應。又說：念佛有四種方法：稱名、觀像、觀想、實相。一般人大都在稱名及觀像念佛上下功夫，若能一心不亂，伏住妄念生起，往生極樂世界應無問題。觀想念佛是觀念佛的相好功德，比較困難。實相念佛則若非大徹大悟之人，實難達到「老實念佛」的工夫！依地藏經：念佛迴向的往生的人，往生的人只能得七分之一的功德，其他六分則應在念佛本人，所以學佛必須把握當下便是這個道理。當下的延伸便是今生，今生的延長便是不生不滅的來生。不生不滅就是涅槃！涅槃不在往生時，今生今世便可得！他告訴我一個故事：有人問星雲大師：「您這麼忙，何來時間修行？」大師笑答：「我眼裡的一花、一木、一事、一物，乃至一微塵，皆是阿彌陀佛！」我才體會到：念佛，竟然有這麼深的學問！

業障纏身終得解

做完母親的七七沒多久，我背部開始長出無數小紅點，其癢無比！是溼疹！更沒想到的是：一癢便是七年！尤其這「癢」可謂呼天不應，叫地不靈！為了抑制抓癢，我有時間便拜佛，寫經！可是這只能暫時壓抑抓癢的慾望而已。寫完經、拜完佛，我又開始無意識的抓癢起來。夜裡癢得不能睡，白天就精神不濟，昏昏沈沈。為了止癢，乃至全身用紗布包起來。所以，外子常自嘲和木乃伊同床共眠。也曾去過大學病院，起先擔當的助教授蠻有自信，可是幾個月後，他說我是宇宙人，所以治不好。外子懷疑是否經典上所說的「業障病」。因為我從小喜歡吃魚卵、烏魚子、數子……，只要是卵，都是我最喜歡吃的東西，也不知道吃了多少？於是我開始參加拜懺和法會，想藉此來懺悔和消除一些往日「貪吃」所造成的惡業，如此過了數年。一九九六年在外子的成全之下，我終於鼓起勇氣，參加了佛光山第二十四期「短期出家修道會」。

我從未想到，參加短期出家修道會有這麼多的障礙！又是颱風！又是事故！又是……唉！有時真想半途而退。甚至下了決心，既然這麼多的困難，大不了不參加短期出家總可以了吧！直到報到當天的早上，我還被困在台北道場，無法搭車南下。我急得眼淚滾滾而流，真想放棄！當雙腳踏在佛光山時，可也感慨萬千，恍如夢中。

七月的南台灣，可謂炎熱得很！短期出家的課程排得非常緊湊，無形中更增加了生活的緊張度。尤其我是左右分不清的人，常常為此手忙腳亂，也惹來輔導法師的注意和叮嚀，有時真慚愧和懊悔於自己的無知和笨拙。在炎陽底下穿海青，搭縵衣，熱汗直流！縵衣濕了又乾，乾了又濕，奇蹟的是：全身的溼疹竟然從第三天開始慢慢消失，第七天「捨戒」時竟然痊癒。我準備了瓶瓶罐罐的藥，結果一盒也未使用。那溼疹，伴了我七年不長不短的歲月，就那麼自然地、無聲息地消逝。是精神力量？是業障已消？是巧合？至今仍無法找到一個適當的答案。但那從精神和肉體的苦痛桎梏中解脫的愉快，我一生難忘！



度己度人 發心學佛

短期出家後，外子從關東轉移至東京仍至福岡，參與文化弘法方面的工作。我也由柴、米、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的主婦生活，學起中、日文打字，再加上已有的英文基礎，可謂練就「三管齊下」的工夫，專門幫他做些幕後文書的工作。辦活動、編刊物、出版，外子也自嘲本行是「學佛」，副業是「牙醫」！他說，牙醫只是這一生一世的行業，而學佛才是由無始劫至未來世必修的功課！聽起來也蠻有道理，如果以塵等劫的時間來衡量這一世，這一世豈不非常的短暫？更何況這一世偶而扮演的角色僅是牙醫而已。

我由參加拜懺、法會、寫經，而至短期出家。最後，跨越自我修行的侷限，走出家庭，和外子一起參與協助法師們「弘法利生」度眾的工作，這是近年來我學佛最大的轉變。從自利而利他，雖然能力有限，但那不求報酬的付出，看到別人也能和我同感於：佛教是正信的宗教！是般若智慧的宗教！是普度眾生、是慈悲濟世的宗教！他人得度的喜悅，也化成自身的快樂。那種的感受，大概就是法喜充滿吧！我，菜瓜！這一生做了一件從未後悔的事，那就是「學佛」！